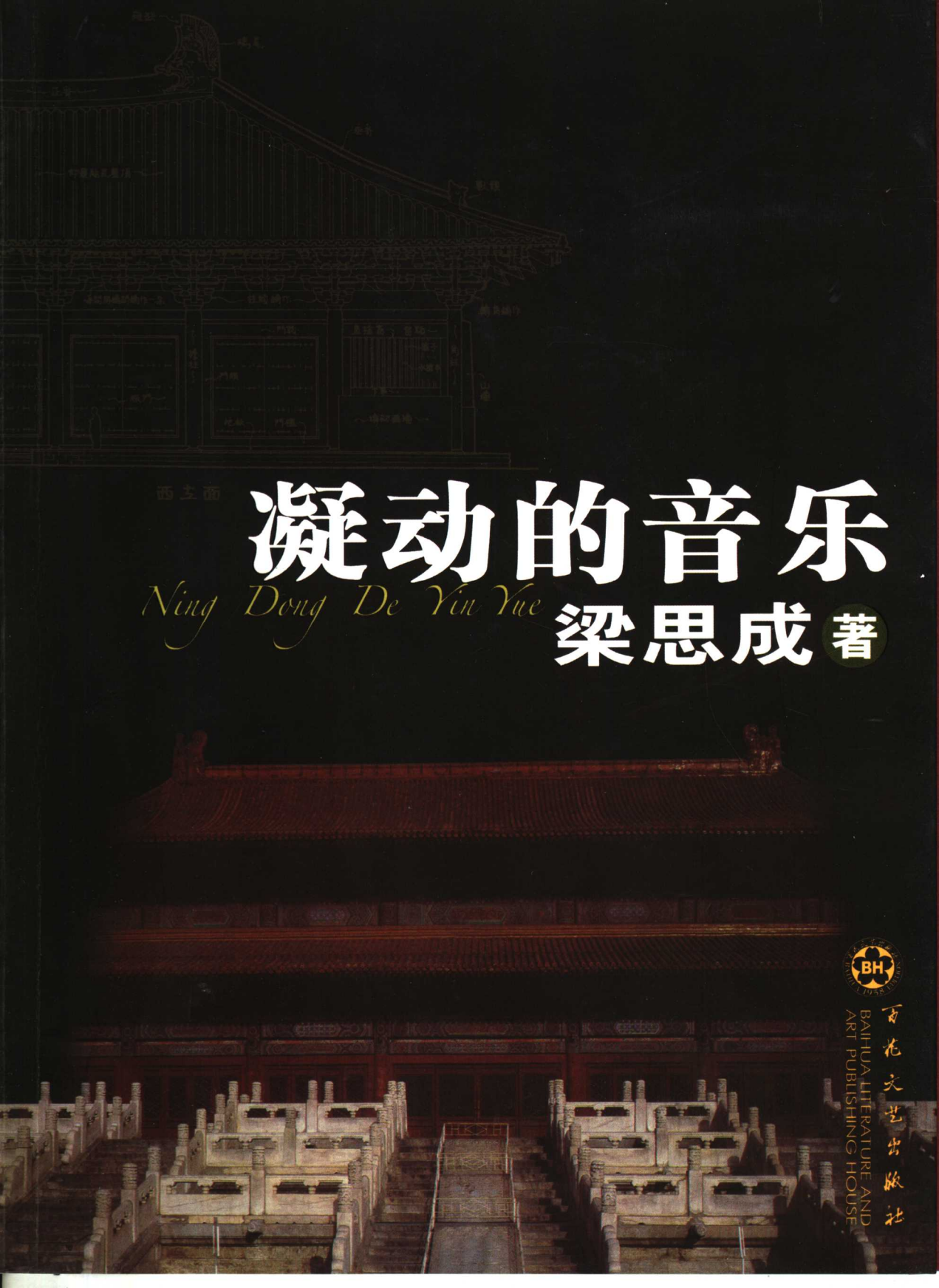




西主面

凝动的音乐

Ning Dong De Yin Yue

梁思成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凝动的音乐

Ning Dong De Yin Yue

梁思成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凝动的音乐 / 梁思成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4

ISBN 7-5306-4438-6

I. 凝… II. 梁… III. 建筑学—文集
IV. TU-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857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册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寺	001
行程	009
平郊建筑杂录	013
正定纪游	019
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	025
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	051
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	
——附小石桥济美桥	057
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	066
《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	111
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	117
市镇的体系秩序	121
《图像中国建筑史·前言》	126
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	129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135
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	151
北京城近千年来的四次改建	158
伟大的中轴线	161
北京城是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	163

《城市计划大纲·序》	165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168
中国建筑师	173
芬奇——具有伟大远见的建筑工程师	176
建筑是什么	181
中国建筑的类型	184
中国体系的建筑	186
中国建筑中的塔	194
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	199
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	208
曲阜孔庙	233
建筑和建筑的艺术	237
中国的佛教建筑	246
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	258
中国古代建筑史绪论	261
致——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信	275
致梅贻琦的信	278
致童寯教授信	280
致朱总司令信——关于中南海新建宿舍问题	281
致周总理信——关于长安街规划问题	283
致彭真市长信——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问题	286
致车专员信——湛江湖光阁设计意见	288
编者后记	291

藁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绪 言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型美术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我国古代建筑,征之文献,所见颇多,《周礼考工》,《阿房宫赋》,《两都两京》以至《洛阳伽蓝记》等等,固记载详尽,然吾侪所得,则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辞藻,调谐之音节耳。明清学者,虽有较专门之著述,如萧氏《元故宫遗录》,及类书中宫室建置之辑录,然亦不过无数殿宇名称,修广尺寸,及“东西南北”等字,以标示其位置,盖皆“闻”之属也。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犹熟诵《史记》“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遇刘邦于途,而不之识也。

造型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

我国建筑,向以木料为主要材料。其法以木为构架,辅以墙壁,如人身之有骨节,而附皮肉。其全部结构,遂成一种有机的结合。然木之为物,易朽易焚,于建筑材料中,归于“非永久材料”之列,较之铁石,其寿殊短;用为构架,一旦焚朽,则全部建筑,将一无所存,此古木建筑之所以罕而贵也。然若环境适宜,保护得法则千余年寿命,固未尝为不可能。去岁西北科学考察团自新疆归来,得汉代木简无数,率皆两千年物,墨迹斑斓,纹质如新。固因沙漠干燥,得以保存至今,然亦足以证明木寿之长也。

^{*} 本文原载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本文为节选。

至于木建筑遗例,最古者当推日本奈良法隆寺飞鸟期诸堂塔,盖建于我隋代,距今已千三百载。然日本气候湿润,并非特宜于木建筑之保存,其所以保存至今日者,实因日本内战较少,即使有之,其破坏亦不甚烈,且其历来当道,对于古物尤知爱护,故保存亦较多。至于我国,历朝更迭,变乱频仍,项羽入关而“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二千年来革命元勋,莫不效法项王,以逞威风,破坏殊甚。在此种情形之下,古建筑之得幸免者,能有几何?故近来中外学者所发现诸遗物中,其最古者寿亦不过八百九十余岁,^①未尽木寿之长也。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皆辽圣宗统和二年重建,去今1932已九百四十八年,盖我国木建筑中已发现之最古者。以时代论,则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

翻阅方志,常见辽宋金元建造之记载;适又传闻阁之存在,且偶得见其照片,一望而知其为宋元以前物。平蓟间长途汽车每日通行,交通尚称便利。二十年秋,遂有赴蓟计划。行装甫竣,津变爆发,遂作罢。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克成行。实地研究,登檐攀顶,逐步测量,速写摄影,以纪各部特征。

归来整理,为寺史之考证,结构之分析及制度之鉴别。后二者之研究方法,在现状图之绘制;与唐、宋《营造法式》、明、清《工程做法则例》制度之比较及原状图之臆造至于所用名辞,因清名之不合用,故概用宋名,而将清名附注其下。计得五章,首为总论,将寺阁主要特征,先提纲领。次为寺史及现状。最后将观音阁山门作结构及制度之分析。

除观音阁山门外,更得观音寺辽塔一座,附刊于后。

一 总 论

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且其在建筑史上之地位,尤为重要。统和二年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北宋建国之第二十四年耳。上距唐亡仅七十七年,唐代文艺之遗风,尚未全靡;而下距《营造法式》之刊行尚有百十六年。《营造法式》实宋代建筑制度完整之记载,而又得幸存至今日者。观音阁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谓为唐宋间式之过渡式样可也。

独乐寺伽蓝之布置,今已无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围绕回廊^②。今观音阁山门之间,已无直接联络部分;阁前配殿,亦非原物,后部殿宇,更无可观。自经乾隆重修,建筑落于东院,寺之规模,便完全更改,原有布置,毫无痕迹。原物之尚

① 山西大同下华严寺教藏,建于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

② 参阅拙著《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

存者帷阁及山门。

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拱雄大。而阁及门所呈现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者,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结构制度,仍属唐式之自然结果。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则木质之构架——建筑之骨干——是也。

其构架约略可分为三大部分:柱,斗拱及梁枋。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现象为稳固。山门柱径亦如阁,然较阁柱犹短。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头削作圆形,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于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柱式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柱式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唐宋建筑之斗拱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拱,高约柱高一半以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不可不言而喻。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性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各个不同^①,条理井然。各攒斗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都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拱之大成者矣!

观音阁及山门上梁枋之用法,尚为后世所常见,皆为普通之梁,无复杂之力学作用。其与后世制度最大之区别,乃其横断面之比例。梁之载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宽度之影响较小;今科学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宽一为适宜之比例。按清制高宽为十与八或十二与十之比,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则为三与二之比,较清式合理。而观音阁及山门辽式则皆为二与一之比,与近代方法符合。岂吾侪之科学知识,日见退步耶!

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是也。清式建筑,皆以“斗口”^②为单

① 楼阁外周之露台,古称“平座”。斗拱之在屋角者为转角铺作,在柱与柱之间者为“补间铺作”。

② 斗拱大斗安拱之口为“斗口”。

位,凡梁柱之高宽,面阔进深之修广,皆受斗口之牵制。制至繁杂,计算至难;其“规矩”对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无由发挥其创造能力。古制则不然,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观音阁天花,亦与清代制度大异。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为后世所不见。而与日本镰仓时代遗物颇相类似,可相较鉴也。

阁与山门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门脊饰,与今日所习见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为鳍形之尾,自宋而后,则为吻,二者之蜕变程序,尚无考。山门鸱尾,其下段已成今所习见之吻,而上段则尚为唐代之尾,虽未可必其为辽原物,亦必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见过渡形制之一般。砖墙下部之裙肩,颇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现象,至为奇特。山西北部辽物亦多如是,盖亦其特征之一也。

观音阁中之十一面观音像,亦统和重塑,尚具唐风,其两旁侍立菩萨,与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遗例也。

二 寺 史

蓟县在北平之东百八十里。汉属渔阳郡,唐开元间,始置蓟州。五代石晋,割以赂辽,其地遂不复归中国。金曾以蓟一度遣宋,不数年而复取之。宋元明以来,屡为华狄冲突之地;军事重镇,而北京之拱卫也。蓟城地处盘山之麓。盘山乃历代诗人歌咏之题,风景幽美,为蓟城天然之背景。

蓟既为古来重镇,其建置至为周全,学宫衙署,僧寺道院,莫不齐备。而千数百年来,为蓟民宗教生活之中心者,则独乐寺也。寺在城西门内,中有高阁,高出城表,自城外十余里之遥,已可望见。每届废历三月中,寺例有庙会之举,县境居民,百数十里跋涉,参加盛会,以期“带福还家”。其在蓟民心目中,实为无上圣地,如是者已数百年,蓟县耆老亦莫知其始自何年也。

独乐寺虽为蓟县名刹,而寺史则殊渺茫,其缘始无可考。与蓟人谈,咸以寺之古远相告;而耆老缙绅,则或谓屋脊小亭内碑文有“贞观十年建”字样,或谓为“尉迟敬德监修”数字,或将二说合而为一,谓为“贞观十年尉迟敬德监修”者,不一而足。“敬德监修”,已成我国匠人历代之口头神话,无论任何建筑物,彼若认为久远者,概称“敬德监修”。至于“贞观十年”,只是传说,无人目睹,亦未见诸传记。即使此二者俱属事实,亦只为寺创建之时,或其历史中之一段。至于今日尚存之观音阁及山门,则绝非唐构也。

蓟人又谓:独乐寺为安禄山誓师之地。“独乐”之名,亦禄山所命,盖禄山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尔命名云。蓟城西北,有独乐水,为境内名川之一,不知寺以水名,抑水以寺名,抑二者皆为禄山命名也。

寺之创立,至迟亦在唐初。日下旧闻考引盘山志云^①:

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至辽时重修。有翰林院学士承旨刘成碑。统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曰:“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

自统和上溯至唐初三百余年耳。唐代为我国历史上佛教最昌盛时代;寺像之修建供养极为繁多,而对于佛教之保护,必甚周密。在彼适宜之环境之下,木质建筑,寿至少可数百年。殆经五代之乱,寺渐倾颓,至统和北宋初适为须要重修之时。故在统和以前,寺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之历史,殆属可能。

刘成碑今已无可考,而刘成其人者,亦未见经传。尚父秦王者,耶律奴瓜也^②。按辽史本传,奴瓜为太祖异母弟南府宰相苏之孙,“有膂力,善调鹰隼”,盖一介武夫。统和四年始建军功。六年败宋游兵于定州,二十一年伐宋,擒王继忠于望都。当时前线乃在河北省南部一带,蔚州较北,已为辽内地,故有此建置,而奴瓜乃当时再建观音阁之主动者也。

谈真大师,亦无可考,盖当时高僧而为宗室所赏识或敬重者。观音阁之再建,是在其监督之下施工者也。

统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也。阁之再建,实在北宋初年。《营造法式》为我国最古营造术书,亦为研究宋代建筑之唯一著述,初刊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③上距阁之再建,已百十六年。而统和二年,上距唐亡昭宣帝天祐四年907仅七十七年。以年月论,距唐末尚近于法式刊行之年。且地处边境,在地理上与中原较隔绝。在唐代地属中国,其文化自直接受中原影响,五代以后,地属夷狄,中国原有文化,固自保守,然在中原若有新文化之产生,则所受影响,必因当时政治界限而阻隔,故愚以为在观音阁再建之时,中原建筑若已有新变动之发生,在蔚北未必受其影响,而保存唐代特征亦必较多。如观音阁者,实唐宋二代间建筑之过渡形式,而研究上重要之关键也。

阁之形式,确如碑所载,“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阁实为三级,但中层为暗层,如西式之Mezzanine。故主要层为两级,暗层自外不见。南北八架云者,按今式称为九架,盖谓九檩而椽分八段也。

自统和以后,历代修葺,可考者只四次,皆在明末以后。元明间必有修葺,然无可考。

万历间,户部郎中王于陞重修之,有独乐大悲阁记,谓:

① 同治十一年李氏刻本《盘山志》无此段。

② 查辽史,统和四年碑上提到的“故尚父秦王”应是韩国嗣而不是开泰初(1012~1021)始加尚父的耶律奴瓜。

③ 《营造法式》初刊于宋崇宁二年(1103)。

……其载修则统和己酉也。经今久圯，二三信士谋所以为缮葺计；前恂部柯公^①，实倡其事，感而兴起者，殆不乏焉。柯公以迁秩行，予继其后，既经时，涂暨之业斯竟。因瞻礼大士，下赌金碧辉映，其法身庄严巨丽，围抱不易尽，相传以为就刻一大树云。

按康熙朝邑县后志：

王于陞，字启宸，万历丁未进士。以二甲授户部主事，升郎中，督饷蓟州。

丁未为万历二十五年1595。其在蓟时期，当在是年以后，故其修葺独乐寺，当在万历后期。其所谓重修，亦限于油饰彩画，故云“金碧辉映，庄严巨丽”，于寺阁之结构无所更改也。

明清之交，蓟城被屠三次，相传全城人民，集中独乐寺及塔下寺，抵死保护，故城虽屠，而寺无恙，此亦足以表示蓟人对寺之爱护也。

王于陞修葺以后六十余年，王弘祚复修之。弘祚以崇祯十四年1614“自盘阴来牧渔阳”。入清以后，官户部尚书，顺治十五年1658。

晋秩司农，奉使黄花山，路过是州，追随大学士宗伯菊潭胡公来寺少憩焉。风景不殊。而人民非故；台砌倾圯，而庙貌徒存。……寺僧春山游来，讯予（弘祚）曰，“是召棠冠社之所凭也，忍以草莱委诸？”予唯唯，为之捐资而倡首焉。一时贤士大夫欣然乐输。而州牧胡君^②，毅然劝助，共襄盛举。未几，其徒妙乘以成功告，且曰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皆焕然聿新矣。

——《修独乐寺记》

此入清以后第一次修葺也。其倡首者王弘祚，而“州牧胡君”助之。当其事者则春山妙乘。所修则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也。读上記，天王殿山门，似为二建筑物然者，然实则一，盖以山门而置天王者也。以地势而论，今山门迫临西街，前无空地，后距观音阁亦只七八丈，其间断不容更一建筑物之加入，故“天王殿山门”者，实一物也。

乾隆十八年1753“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并于寺前改立栅栏照壁，巍然改观”《蓟州志》卷三。是殆为寺平面布置上极大之更改。盖在此以前，寺之布置，自山门至阁后，必周以回廊，如唐代遗制。高宗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则寺内东偏”原有之建筑，必被拆毁。不唯如是，于“西偏”亦有同时代建立之建筑，故寺原有之东西廊，殆于此时改变，而成今日之规模。“巍然改观”，不唯在“栅栏照壁”也。

① 《蓟州志》《官秩》户部分司题名，柯维蓁，万历中任是职，王于陞之前任。

② 《蓟州志》《官秩》知州题名：胡国佐，三韩人，廪生。修学宫西庑戟门，有记。升湖广德安府同知，去任之日，民攀辕号泣，送不忍舍，盖德政有以及人也。

乾隆重修于寺上最大之更动,除平面之布置外,厥唯观音阁四角檐下所加柱,及若干部分之“清式化”。阁出檐甚远,七百余年,已向下倾圮,故四角柱之增加,为必要之补救法,阁之得以保存,唯此是赖。

关于此次重修,尚有神话一段。蓟县老绅告予,当乾隆重修之时,工人休息用膳,有老者至,工人享以食。问味何如,老者曰:“盐短,盐短!”盖鲁班降世,而以上檐改短为不然,故曰“檐短”云。按今全部权衡,上檐与下檐檐出,长短适宜,谐调悦目,檐短之说,不敢与鲁班赞同。至于其它“清式化”部分,如山花板,博脊及山门雀替之添造,门窗隔扇之修改,内檐柱头枋间之填塞,皆将于各章分别论之。

高宗生逢盛世,正有清鼎定之后,国裕民安,府库充实;且性嗜美术,好游名山大川。凡其足迹所至,必重修寺观,立碑自耀。唐宋古建筑遗物之毁于其“重修”者,不知凡几;京畿一带,受创尤甚。而独乐寺竟能经“寺内东偏”坐落之建立,观音阁山门尚侥幸得免,亦中国建筑史之万幸也。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宫回銮”之后,有谒陵^①盛典,道出蓟州,独乐寺因为坐落之所在,于是复加修葺粉饰。此为最后一次之重修,然多限于油漆彩画等:外表之点缀。骨干构架,仍未更改。今日所见之外观,即光绪重修以后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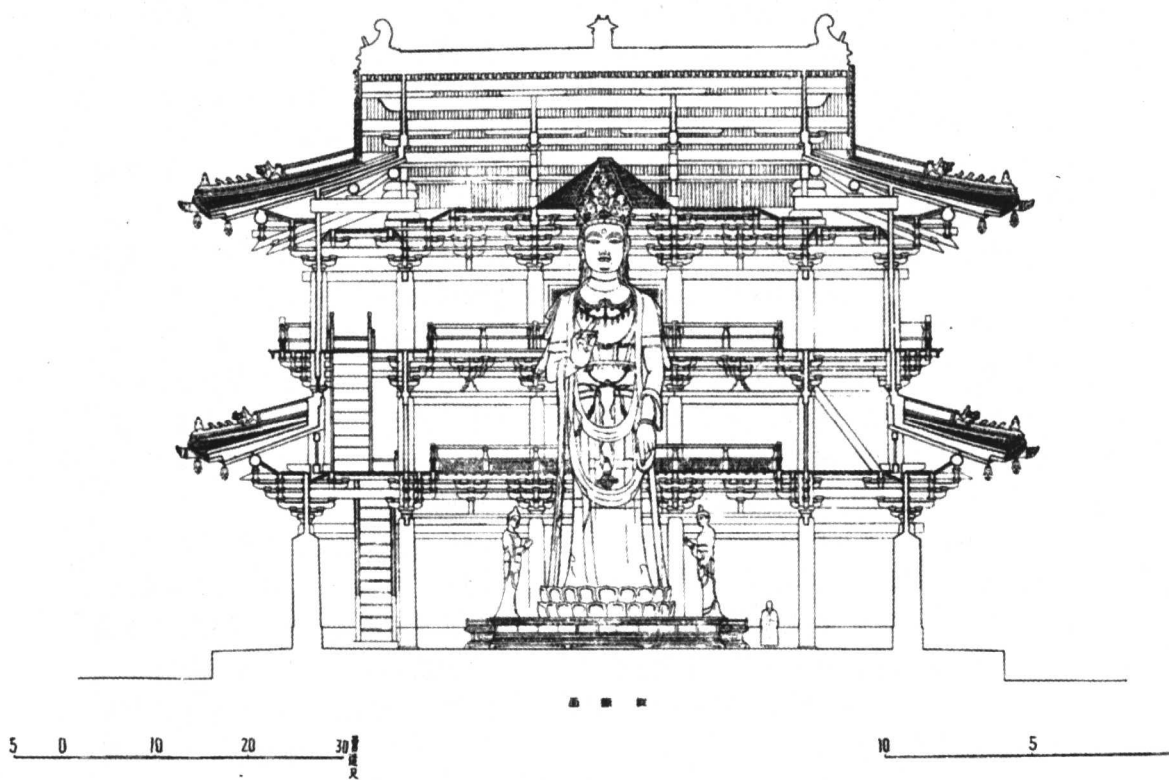
有清一代,因坐落之关系,独乐寺遂成禁地,庙会盛典,皆于寺前举行。平时寺内非平民所得入,至清末遂有窃贼潜居阁顶之轶事。贼犯案年余,无法查获,终破案于观音阁上层天花之上;相传其中布置极为完善,竟然一安乐窝。其上下之道,则在东梢间柱间攀上,摩擦油腻、尚有黑光,至今犹见。

鼎革以后,寺复归还于民众,一时香火极盛。1917年,始拨西院为师范学校。十三年1924,陕军来蓟,驻于独乐寺,是为寺内驻军之始。十六年1927,驻本县保安队,始毁装修。十七年1928春,驻孙□□部军队,十八年1929春始去。此一年中,破坏最甚。然较之同时东陵盗陵案,则吾侪不得不庆独乐寺所受孙部之特别优待也。

北伐成功以后,蓟县党部成立,一时破除迷信之声,甚嚣尘上,于是党委中有倡议拍卖独乐寺者。全蓟人民,哗然反对,幸未实现。不然,此千年国宝,又将牺牲于“破除迷信”美名之下矣。

民国二十年1931,全寺拨为蓟县乡村师范学校,阁,山门,并东西院坐落归焉。东西院及后部正殿,皆改为校舍,而观音阁山门,则保存未动。南面栅栏部分,围以土墙,于是无业游民,不复得对寺加以无聊之涂抹撕拆。现任学校当局诸君,对于建筑,保护备至。观音阁山门十余年来,备受灾难,今归学校管理,可谓渐入小康时期,然社会及政府之保护,犹为亟不容缓也。

① 清东陵在蓟东遵化县境。



观音阁纵断面图

行程*

今年四月，在蓟县调查独乐寺辽代建筑的时候，与蓟县乡村师范学校教员王慕如先生谈到中国各时代建筑特征，和独乐寺与后代建筑不同之点，他告诉我说，他家乡——河北宝坻县——有一个西大寺，结构与我所说独乐寺诸点约略相符，大概也是辽金遗物。于是在一处调查中，又得了另一处新发现的线索。我当时想到蓟县绕道宝坻回北平，但是蓟宝间长途汽车那时不凑巧刚刚停驶，未得去看。回来之后，设法得到西大寺的照片，预先鉴定一下，竟然是辽式原构，于是宝坻便列入我们旅行程序里来，又因其地点较近，置于最早实行之列。

我们预定六月初出发，那是雨季方才开始，长途汽车往往因雨停开，一直等到六月十一日，才得成行。同行者有社员东北大学学生王先泽和一个仆人。那天还不到五点——预定开车的时刻——太阳还没上来，我们就到了东四牌楼长途汽车站，一直等到七点，车才来到，那时微冷的六月阳光，已发出迫人的热焰。汽车站在猪市当中——北平全市每日所用的猪，都从那里分发出来——所以我们在两千多只猪惨嚎声中，上车向东出朝阳门而去。

由朝阳门到通州间马路平坦，车行很快。到了通州桥，车折向北，由北门外过去，在这里可以看见通州塔，高高耸起，它那不足度的“收分”和重重过深过密的檐，使人得到不安定的印象。

通州以东的公路是土路，将就以前的大路所改成的。过了通州约两三里到箭杆河：白河的一支流。河上有桥，那种特别国产工程，在木柱木架之上，安扎高粱秆，铺放泥土，居然有力量载渡现代机械文明的产物，倒颇值得注意，虽然车到了

* 本文原题为《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载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本文只选了其中第一章“行程”。

桥头,乘客却要被请下车来,步行过桥,让空车开过去。过了桥是河心一沙州,过了沙州又有桥,如是者两次,才算过完了箭杆河。河迤东有两三段沙滩,长者三四里,短者二三十丈,满载的车,到了沙上,车轮飞转,而车不进,乘客又被请下来,让轻车过去,客人却在松软的沙里,弯腰伸颈,努力跋涉,过了沙滩。土路还算平坦,一直到夏垫。由夏垫折向东南沿着一道防水堤走,忽而在堤左,忽而过堤右,越走路越坏。过了新集之后,我们简直就在泥泞里开汽车,有许多地方泥浆一直浸没车的蹬脚板,又有些地方车身竟斜到与地面成四十五度角,路既高低不平,速度简直同蜗牛一样。如此千辛万苦,进城时已是下午三时半。我们还算侥幸,一路上机件轮胎都未损坏,不然甚时才达到目的地,却要成了个重要的疑问。

我们这次期望或者过奢,因为上次的蓟县是一个山麓小城,净美可人的地方,使我联想到法国的村镇,宛如重游Fugere, Arles一般。宝坻在蓟县正南仅七十里,相距如此之近,我满以为可以再找到另一个相似净雅的小城镇。岂料一进了城,只见一条尘土飞扬的街道,光溜溜没有半点树影,转了几弯小胡同,在一条雨潦未干的街上,汽车到达了终点。

下车之后,头一样打听住宿的客店,却都是苍蝇爬满,窗外喂牲口的去处。好容易找到一家泉州旅馆,还勉强可住,那算是宝坻的“北京饭店”。泉州旅馆坐落在南大街,宝坻城最主要的街上。南大街每日最主要的商品是咸鱼——由天津经一百七十里路运来的咸鱼——每日一出了旅馆大门便入“咸鱼之肆”,我们在那里住了五天。

西大寺坐落在西门内西大街上,位置与独乐寺在蓟县城内约略相同。在旅馆卸下行李之后,我们立刻走到西大寺去观望一下。但未到西大寺以前,在城的中心,看见镇海的金代石幢,既不美,又不古,乃是后代重刻的怪物。不凑巧,像的上段也没照上。

西大寺天王门已经“摩登化”了,门内原有的四天王已毁去,门口挂了“民众阅报处”的招牌,里面却坐了许多军人吸烟谈笑。天王门两边有门道,东边门上挂了“河北第一长途电话局宝坻分局”的牌子,这个方便倒是意外的,局即在东配殿,我便试打了一个电话回北平。

配殿及其南边的钟楼鼓楼和天王门,都是明清以后的建筑物,与正中的三大士殿比起来真是矮小得可怜。大殿之前有许多稻草。原来城内驻有骑兵一团,这草是地方上供给的马草。暂时以三大士殿做贮草的仓库。

这临时仓库额曰“三大士殿”是一座东西五间,南北四间,单檐,四阿的建筑物。斗拱雄大,出檐深远,的确是辽代的形制。骤视颇平平,几使我失望。里边许多工人正在轧马草,草里的尘土飞扬满屋,三大士像及多位侍立的菩萨,韦驮,十八罗汉等等,全在尘雾迷濛中罗列。像前还有供桌,和棺材一口,在堆积的草里,露出

多座的石碑,其中最重要的一座是辽太平五年的,土人叫作“透灵碑”是宝坻“八景”之一。

抬头一看,殿上部并没有天花板,《营造法式》里所称“彻上露明造”的。梁枋结构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还没有看见过,当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这先抑后扬的高兴,趣味尤富。在发现蓟县独乐寺几个月后,又得见一个辽构,实是一个奢侈的幸福。

出大殿,绕到殿后,只见一片空场,几间破屋,洪肇懋《县志》里所说的殿后宝祥阁^①,现在连地基的痕迹都没有了,问当地土人,白胡子老头儿也不曾赶上看到这座巍峨的高阁。我原先预定可以得到的两座建筑物之较大一座,已经全部羽化,只剩一座留待我们查记了。

正殿的内外因稻草的堆积,平面的测量颇不容易。由东到西,由南到北,都没有一线直量的地方乃至一段一段的分量,也有许多量不着或量不开之处。我们费了许多时间,许多力量,爬到稻草上面或里面,才勉强把平面尺寸拼凑起来,仍不能十分准确。

这些堆积的稻草,虽然阻碍我们工作,但是有一害必有一利,到高处的研究,这草堆却给了我们不少的方便。大殿的后部,稻草堆得同檐一样高,我们毫不费力地爬上去,对于斗拱梁枋都得尽量的仔细测量观摩,利害也算相抵了。

三大士殿上的瓦饰,尤其是正吻,形制颇特殊;四角上的“走兽”也与清式大大不同。但是屋檐离地面六米,不是普通梯子所上得去的;打听到城里有棚铺,我们于是出了重价,用搭架的方法,扎了一道临时梯子,上登殿顶。走到正脊旁边,看不见脊那一面;正吻整整有两个半人高,在下面真看不出来。这时候轰动了不少好事的闲人,却借此机会上到殿顶,看看四周的风光,顷刻之间,殿顶变成了一座瞭望台。

大殿除建筑而外,殿内的塑像和碑碣也很值得我们注意。塑像共计四十五尊,主要的都经测量并摄影;碑共计九座,除测量外,并拓得全份,但是拓工奇劣,深以为憾。

我们加紧工作三天,大致已经就绪,最后一天又到东大寺。按县志的记载,那东大寺——大觉寺——千真万确是辽代的结构;但是现在,除去一座碑外,原物一无所存,这种不幸本不是意外,所以我们也不太失望。此外城东的东岳庙,《县志》所记的刘銓塑像,已变成比东安市场的泥花脸还不如。城北的洪福寺,更不见甚“高阁峻嶒,虬松远荫,渠水经其前”的美景,只有破漏的正殿,和丛生的荆棘。

我们绕城外走了一周,并没有新的发现。便到了城墙上,才看见立在旧城楼基上,一座丑陋不堪的小“洋房”。门上一片小木板,刻着:民国十四年县知事某(?)的

① 《宝坻县志》卷十五:“……殿后为宝祥阁,高数十尺,登眺崆峒诸山,历历在目。”

《重修城楼记》，据说是“以壮观瞻”等等；我们自然不能不佩服这么一位审美的县知事。

工作完了，想回北平，但因北平方面大雨，长途汽车没有开出，只得等了一天。第二天因车仍不来，想绕道天津走，那天又值开往天津的汽车全部让县政府包去。因为我们已没有再留住宝坻一天的忍耐，我们决定由宝坻坐骡车到河西务，北平天津间汽车必停之点，然后换汽车回去。

十七日清晨三点，我们在黑暗中由宝坻出南门，向河西务出发。一只老骡，拉着笨重的轿车和车里充满了希望的我们，向“光明”的路上走。出城不久，天渐放明，到香河县时太阳已经很高了。十点到河西务；听说北上车已经过去。于是等南下车，满拟到天津或杨村换北宁车北返，但是来了两辆，都已挤得人满为患，我们当天到平的计划，好像是已被那老骡破坏无遗了。

当时我们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在河西务过夜，等候第二天的汽车，一个是到最近的北宁路站等火车，打听到最近的车站是落堡，相距四十八里，我们下了决心，换一辆轿车，加一匹驴向落堡前进。

下午一点半，到武清县城，沿城外墙根过去。一阵大风，一片乌云，过了武清不



远，我们便走进濛濛的小雨里。越走雨越大，终了是倾盆而下。在一片大平原里，隔几里才见一个村落，我们既是赶车，走过也不能暂避。三时半，居然赶到落堡车站。那时骑驴的仆人已经湿透，雨却也停了。在车站上我们冷得发抖，等到四时二十分，时刻表定作三时四十分的慢车才到。上车之后，竟像已经回到家里一样的舒服。七点过车到北平前门，那更是超过希望的幸运。

旅行的详记因时代情况之变迁，在现代科学性的实地调查报告，是个必要部分，因此我将此简单的一段旅程经过，放在前边也算作序。

1922年在雪地家中林徽因与梁思成